

别的孩子整天在蓝天下奔跑的时候,我却内向得近乎孤僻。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,现在想想都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把自己埋葬了那么些年。

要记得什么,大概唯一记得的就是我曾经问过妈妈:“长大是什么样子。”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很小,妈妈对此也感到很惊讶,看着我那求知的小眼神,妈妈却什么都没说,只告诉我,长大你就懂了。从那以后,我就经常带着妈妈的答案来回思考着,因为我想要快快长大。就这样,迷迷糊糊地过完了小学。

到了初中,因为妈妈变得忙碌我不得不住在了舅舅家里,我也有点心疼妈妈。虽然是我主动愿意,也虽然大家都对我很好,可寄人篱下的感觉并没有因此而消散半点。所以,我依旧很沉默。但繁忙的功课没有给我留下丝毫时间去思考别的问题,每天和书本为伴,如愿以偿的,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妈妈的骄傲。

后来,到了大学。大学和曾经的学校完全不一样。兴趣的成分变得多了。以前的自己,生活的小圈子都是一些和自己差不多的人。一到那里,我这个小呆子在这种开放的氛围下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。看着一个个生龙活虎的面孔,自卑感也一天又一天地笼罩我的全身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,想改变又不想改变。每天生活着就像是一根紧绷的弦。当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自卑变成了自暴自弃。慢慢地,曾经那个时候躲在妈妈身后的孤僻的小女孩完全离我而去,可妈妈依然还在守护着。或许,这就是长大吧,开始一步一步地慢慢成长,在路上留下串串足迹,弯弯斜斜。

◆ 回望

我的奶奶

大祥区雨溪中学174班 胡同梅

我是一个贫困家庭的留守儿童,从小就因为自己语言上的缺陷而被父母嫌弃。只有你,我的奶奶,不离不弃。

读一年级的我,竟然都要数着手指数十位数以内的计算题。那时候同班同学都笑我傻,甚至邻居都说我智商。我哭着奔向你的怀里,呐喊着这是为什么。而你,却柔柔的擦去我眼角的泪,把我抱起来,用慈祥的语气告诉我:“孩子,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,别听他们胡说,走,我们去写作业。”

一盏小灯摆在桌上,奶奶和我一样用手数着一二三四,就这样,一道道题被我们解出来了。而你,为了增加我的知识面……渐渐的,你不再会教乘除法的我了;渐渐的,你的故事也说完了;渐渐的那小女孩成绩慢慢提升了……

你说:“看见我孙女长大了,得到别人的认

可,奶奶为你高兴,原谅奶奶读书少,水平不高,你一定加油,读出去!”那时,你的皮肤已经松软,头发苍白,满脸皱纹。我说让你等等我,等我读出去成才的时候孝敬你,而你,却只是笑了笑说:“好,我的孙女,奶奶一定会看到你发光发热的那一天。”

我跑着,正打算把我优秀成绩的好消息告诉你时,却发现家里站满了亲人,我还以为有什么喜事,只见前方传来:“梅梅,快过来,你奶奶撑不住了。”手上的通知书从手中滑落,我跪在你面前痛哭起来。

……
转眼间,奶奶“走”了一年多了,而我马上就要中考了。每当我想放弃时,奶奶的记忆就会浮现在我面前,奶奶的话如那冬日里的一缕阳光照耀着我。我爱你,我的奶奶。
(指导老师:胡志英)

我说故乡

邵阳市第一中学500班 杨璐婕

何所而来?饮一壶山色醉春姬,摘一方红蕊沁原野,立一身草笠踏江春,我来自山川湖海,我来自一川没有夏天的山野。从此而去,钢筋水泥,江湖学堂。我说,故乡,今夜我很怀念你。

未曾江南烟雨,未曾塞北飞花。我仅是出生在南方的小镇。小镇不暖,一年到头也只是青襟长衣。小镇不大,一条笔直的主道便纷纷繁繁坐落了许多人的一生。看着漫天大雪一度又一度地落满了院落前的竹林,那么我呢?一幢老式的教师宿舍,一条百砖砌瓦的长廊,一间没有瓷砖的小房子,我的童年好像就只能这样了吗?从不曾。

初春微雨之际挎上篮子,便钻进房前屋后的竹林采笋;大雪隆冬之日,拾起手套,母亲抱着我向学生们扔出的雪球;新春正月

之时,父亲在乡下院里叮咚敲响半个下午,做成的竹制雪车;隆冬新年里,大人们围炉夜话时偷偷溜走,拨开乌黑的竹林,正红的棉鞋落在雪地上,吱吱吱呀,分明数分钟而已,楞觉月都上钩,夜都轻俏,雪印都凌乱,偏还爱幻想着后头有小鬼张牙,方才一路扑腾到邻家兄长的怀中,缠住他同我放几管烟花。年后,又等着开学,回去母亲的学校里胡闹,在学生的宿舍小木楼上练跳高,磕破了门牙,哭啼着一路找母亲,倒让学生们哄堂大笑;被一同长大的大姐姐拉去偷偷到小卖部取几包小零食,被大人们发现,好长一段时间都羞得不敢抬头;说好了眺望山野做了个小诗人,却摔入荷塘旁边的梯田;偷读了小说英雄情绪过分膨胀的小屁孩喝上几个伴,便从学堂后的小山任寻了个入口准备去远方流浪呢,溜了一

圈灰头土脸地又从学校前头的山道拱出来。

我的童年便是这样了,与画一样的故乡交织在一起,像草原一般的无尽广阔而鲜艳。在我数不尽的故乡时光里,叼着像血一般的映山红,吊在小操场生了锈的单杠上,长发同身后青峰的树叶一样,一圈一圈地,浓墨般荡过去,好像穿越了时间,穿越了这一场情不得以的分别。从未想象过自己的离开,是在惆怅吗、悲伤吗、怀念吗?是抑或不是,或许我只是想回到那山里、水里、树里、风里、云里,以及那个老旧的学堂里。我说,故乡,山高水远,我多么希望从未离开。

后来,也再回去过许多次故乡。只有着孤零零单杠的操场被填平了,拔起一座高楼。而新楼之后,至今不敢也不想忘却的是那场二零零八年的大雪,将一

座平地隆起的小山坡的坡面冻成了冰。晚课间,母亲的学生们总爱护我在怀里滑到坡底去。如今,土坡被挖空了一大半,我是再也不能滑进那场故梦里去了,再念及母亲学生总爱捉弄我的小木楼,亦是废墟一片。回故乡的许多次,面对这场废墟,我不曾言语什么。或许是因为尚年幼,不知晓该怎么面对这样无尽的痛惜;或许是因为已年长,深知这是一场短暂的欢乐,在时光面前无力的可怕。我说,我也只能这样对自己说,故乡,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在梦里,我们后会有期。

何所来而来,何所去而去?你说,来所来而来,去所去而去。我说,仅是来所故乡,去也故乡。我说,故乡,这一场万物逆旅、百代过客中,天高海阔,你从未逝去。



荷

杨民贵 摄

◆ 记录

第一次京剧表演

邵阳学院2015级护理六班 姚玫利

4月22日晚上七点,我参加了校记者协会举办的第13届记者大赛决赛的盛典活动。这也是学校合并之后,我第一次参加校级活动,参与的方式有点小特别。

我是以开场特别表演的形式出现在决赛盛典的舞台上的。了解到有我们记者协会的活动信息后,就向活动筹备方提出了想在决赛现场有个开场节目表演的申请。没想到,梦想成真了。因为我喜爱京剧,尤其很喜欢马(连良)派艺术。准备唱什么,我却犹豫不决。劝千岁?淮河营?苏武牧羊?思想斗争了几天,最终选择了《十老安刘》中“淮河营”一折里的西皮流水唱段。因为这唱段旋律好听,通俗易懂,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。

这一段是听着朱强老师的录音学的。无论听着马连良先生的唱,还是朱强老师

的录音,真的非常过瘾,我慢慢地领略到了马派艺术的声音美学和内在的魅力!

在学习唱“淮河营”这段的过程中,我也有小的困惑,女孩子唱老生有怎样的表现或者该注意哪些问题呢?于是,我便用微信找了一位资深的马派票友老师,恳请指导。

怀着一颗对国粹文化敬畏的心参加活动,真的感觉意义非凡。演唱的时候,心里很紧张。就在开场前,我也有顾虑,到底朋友们接受我唱的马派名段呢?如果真唱得不好,喝了倒彩,那我的感受又是如何呢?顾虑重重,最后虽然自己捏了一把冷汗,还是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认可。

我的初衷就是通过这次活动,希望影响校园里更多的青年朋友们与我们一起喜爱京剧,支持马派艺术。

◆ 青春

淤

伤

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肖邹林

啊!那诗人苏轼又何尝不是委屈了月!消遣了愁,遥寄了情,抒发了臆,却难了月!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泪眼婆娑,仰头慕月,咸湿的泪不停地冲刷滚烫的脸,不停地冲击脆弱的心,终于泣不成声……手中紧握的笔,早已将浓黑的墨颤动、挥洒、丢弃。

灰蒙蒙的月,开始徐徐远去。月,你是开始厌烦我了吗?还是你也是无情的化身?难道你是在替我感伤?那就请帮帮我,帮我抑制淤伤的恶化。

渐行渐远的枯月,我深信不疑,你的多愁善感会将我的话带给我远方的亲人。火急火燎拿出妈妈三年前给我买的电子表,慢了几分钟,但依旧是这黑夜中唯一的温暖——已经凌晨五点了。明月,请听我说:

“爷爷,奶奶!孙女第一次出门,已有几月未听到你们的谆谆教导,甚是想念。爷爷奶奶身体是否依旧安好,爷爷,平时少喝点

在胸膛处,有一块紫得发黑的淤伤。药物已无法使其痊愈,它随着时间愈发疼痛,愈发扩张,愈发膨胀;就在那生死刹那,止痛良剂忽隐忽现。

有多少个翻来覆去,辗转难眠的深夜,早已刻骨铭心,曾多少次在梦中隐约地看到你们模糊的影子。但我还未来得及用颤抖的手去触摸,去拥抱,去倾诉,你们便消失殆尽,无影无踪,只留我在绝望的梦中惊醒。微痛的眼角与湿润的枕头是我唯一的寄托。顿时胸膛的淤伤积累成重石,压得我喘不过气,窒息前的征兆?孤寂的夜,远方的亲人,可好?

为了生存,我不得不披上暗灰色的外衣,蹒跚来到窗前,扯扯冰凉衣角,缓缓坐在一尘未染的黑木凳上,悠悠提起散发浓墨香的笔,蘸上饱含深情的墨汁,仰头慕月。只是那扰人的蝉儿忧郁而急躁的叫声,使得淤伤愈发严重,那就只能勉强这多情的月,来听我一诉衷肠。

谁说黑夜无情,此刻谁同我一般在黯然伤神?此时如果来一杯烈酒,又是否会吸引到李白,截然不同的我没有勇气低头思故乡。

月色依旧被灰云笼罩,夜中的风与沙的到来不约而同,是在吟着《水调歌头》吗?是